

外國文學名著精品

福克納作品集

THE SOUND AND THE FURY

喧嘩
與騷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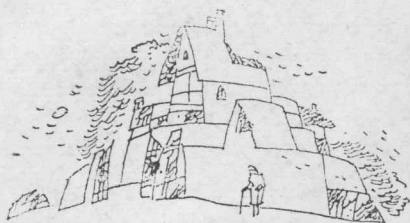
[美] 福克納著



William Faulkner

浙江文藝出版社

111
85



福克納作品集

喧嘩與騷動

浙江文藝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刘微亮

封面画: 郑凯军 钱继伟

装帧设计: 靳 斌 梁 珊

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HE BEAR

The Modern Library Collège Edition, 1956;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5

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作品集

李文俊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41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 406000 印数 15001-27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39-0610-1/I·569 定 价: 9.40元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编委会

主编：李文俊

编委：王智量 乐黛云 朱炯强 华宇清 刘微亮
严永兴 李 力 李明滨 吴德艺 沈念驹
宋兆霖 张佩芬 范大灿 林一安 罗 芑
金志平 倪蕊琴 唐月梅 陶 洁 黄源深
董衡巽

(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列)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收入外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均为全译本。这套丛书的选目主要是在国内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规定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的基础上,经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及部分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商定的。入选的作品均为既有相当艺术价值、又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欢迎的名著。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书后还附有国外权威人士和国内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各一篇。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既可以配合大学教学,也可以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阅读收藏,实为广大高校学生、研究教学人员和文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籍。

这套丛书在编选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国家教委、北京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单位有关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同时,也得到上海译文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承蒙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者同意,本书采用该社译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目 录

喧哗与骚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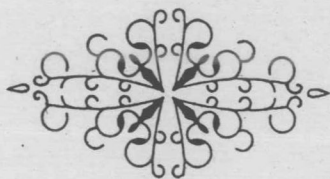
1928年4月7日	(3)
1910年6月2日	(79)
1928年4月6日	(184)
1928年4月8日	(265)
附 录 康普生家：1699年—1945年	(318)

熊	(339)
---------	-------

附 录

关于《喧哗与骚动》	李文俊 (468)
关于《熊》	李文俊 (477)
威廉·福克纳	[美] 克林斯·布鲁克斯 (481)

喧哗与骚动



宣和己丑



一九二八年

7

四月

透过栅栏，穿过攀绕的花枝的空档，我看见他们在打球。他们朝插着小旗的地方走过来，我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在那棵开花的树旁草地里找东西。他们把小旗拔出来，打球了。接着他们又把小旗插回去，来到高地^①上，这人打了一下，另外那人也打了一下。他们接着朝前走，我也顺着栅栏朝前走。勒斯特离开了那棵开花的树，我们沿着栅栏一起走，这时候他们站住了，我们也站住了。我透过栅栏张望，勒斯特在草丛里找东西。

“球在这儿，开弟^②。”那人打了一下。他们穿过草地往远处走去。我贴紧栅栏，瞧着他们走开。

“听听，你哼哼得多难听。”勒斯特说。“也真有你的，都三十三了，还这副样子。我还老远到镇上去给你买来了生日蛋糕呢。别哼哼唧唧了。你就不能帮我找找那只两毛五的镢子儿，好让我今儿晚上去看演出。”

他们过好半天才打一下球，球在草地上飞过去。我顺着栅栏走

* 这一章是班吉明(“班吉”)的独白。这一天是他三十三岁生日。他在叙述中常常回想到过去不同时期的事，下文中译者将一一加注说明。

① 指高尔夫球的发球处。

② “开弟”，原文为caddie，本应译为“球童”，但此词在原文中与班吉姐姐的名字“凯蒂”(Caddy)恰好同音，班吉每次听见别人叫球童，便会想起心爱的姐姐，哼叫起来。

回到小旗附近去。小旗在耀眼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

“过来呀。”勒斯特说。“那边咱们找过了。他们一时半刻间不会再过来的。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找，再晚就要让那帮黑小子捡去了。”

小旗红红的，在草地上呼呼地飘着。这时有一只小鸟斜飞下来停歇在上面。勒斯特扔了块土过去。小旗在耀眼的绿草和树木间飘荡。我紧紧地贴着栅栏。

“快别哼哼了。”勒斯特说。“他们不上这边来，我也没法让他们过来呀，是不是。你要是还不住口，姥姥^①就不给你过生日了。你还不住口，知道我会怎么样。我要把那只蛋糕全都吃掉。连蜡烛也吃掉。把三十三根蜡烛全都吃下去。来呀，咱们上小河沟那边去。我得找到那只镢子儿。没准还能找到一只掉在那儿的球呢。哟。他们在那儿。挺远的。瞧见没有。”他来到栅栏边，伸直了胳膊指着。“看见他们了吧。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来吧。”

我们顺着栅栏，走到花园的栅栏旁，我们的影子落在栅栏上，在栅栏上，我的影子比勒斯特的高。我们来到缺口那儿，从那里钻了过去。

“等一等。”勒斯特说。“你又挂在钉子上上了。你就不能好好的钻过去不让衣服挂在钉子上吗。”

凯蒂把我的衣服从钉子上解下来，我们钻了过去。^②凯蒂说，毛莱舅舅关照了，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咱们还是猫着腰吧。猫腰呀，班吉。像这样，懂吗。我们猫下了腰，穿过花园，花儿括着我们，沙沙直响。地绷绷硬。我们又从栅栏上翻过去，几只猪在那儿嗅着闻着，发出了哼哼声。凯蒂说，我猜它们准是在伤心，因为它们的一个伙伴今儿个给宰了。地绷绷硬，是给翻掘过的，有一

① 指康普生家的黑女佣迪尔西，她是勒斯特的外祖母。

② 班吉的衣服被钩住，使他脑子里浮现出另一次他的衣服在栅栏缺口处被挂住的情景。那是在1900年圣诞节前两天(12月23日)，当时，凯蒂带着他穿过栅栏去完成毛莱舅舅交给他们的一个任务——送情书去给隔壁的帕特生太太。

大块一大块土疙瘩。

把手插在兜里，凯蒂说。不然会冻坏的。快过圣诞节了，你不想让你的手冻坏吧，是吗。

“外面太冷了。”威尔许说。^①“你不要出去了吧。”

“这又怎么的啦。”母亲说。

“他想到外面去呢。”威尔许说。

“让他出去吧。”毛莱舅舅说。

“天气太冷了。”母亲说。“他还是呆在家里得了。班吉明。好了，别哼哼了。”

“对他不会有害处的。”毛莱舅舅说。

“喂，班吉明。”母亲说。“你要是不乖，那只好让你到厨房去了。”

“妈咪说今儿个别让他上厨房去。”威尔许说。“她说她要把那么些过节吃的东西都做出来。”

“让他出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说。“你为他操心太多了，自己会生病的。”

“我知道。”母亲说。“有时候我想，这准是老天对我的一种惩罚。”

“我明白，我明白。”毛莱舅舅说。“你得好好保重。我给你调一杯热酒吧。”

“喝了只会让我觉得更加难受。”母亲说。“这你不知道吗。”

“你会觉得好一些的。”毛莱舅舅说。“给他穿戴得严实些，小子，出去的时间可别太长了。”

毛莱舅舅走开去了。威尔许也走开了。

① 同一天，时间稍早，在康普生家。威尔许是康普生家的黑小厮，迪尔西的大儿子。前后有三个黑小厮服侍过班吉。1905年前是威尔许，1905年以后是T. B(迪尔西的小儿子)，“当前”(1928年)则是勒斯特(迪尔西的外孙)。福克纳在本书中用不同的黑小厮来标明不同的时序。

“别吵了好不好。”母亲说。“我们还巴不得你快点出去呢。我只是不想让你害病。”

威尔许给我穿上套鞋和大衣，我们拿了我的帽子就出去了。毛莱舅舅在饭厅里，正在把酒瓶放回到酒柜里去。

“让他在外面呆半个小时，小子。”毛莱舅舅说。“就让他院子里玩得了。”

“是的，您哪。”威尔许说。“我们从来不让他到外面街上去。”

我们走出门口。阳光很冷，也很耀眼。

“你上哪儿去啊。”威尔许说。“你不见得以为是到镇上去吧，是不是啊。”我们走在沙沙响的落叶上。铁院门冰冰冷的。“你最好把手插在兜里。”威尔许说。“你的手捏在门上会冻坏的，那你怎么办。你干吗不待在屋子里等他们呢。”他把我的手塞到我口袋里去。我能听见他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我能闻到冷的气味^①。铁门是冰冰冷的。

“这儿有几个山核桃。好哎。窜到那棵树上去了。瞧呀，这儿有一只松鼠，班吉。”

“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铁门冷了，不过我还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

“你还是把手插回到兜里去吧。”

凯蒂在走来了。接着她跑起来了，她的书包在背后一跳一跳，晃到这边又晃到那边。

“嗨，班吉。”凯蒂说。她打开铁门走进来，就弯下身子。凯蒂身上有一股树叶的香气。“你是来接我的吧。”她说。“你是来等凯蒂的吧。你怎么让他两只手冻成这样，威尔许。”

“我是叫他把手放在兜里的。”威尔许说。“他喜欢抓住铁门。”

“你是来接凯蒂的吧。”她说，一边搓着我的手。“什么事。你想

^① 班吉虽是白痴，但感觉特别敏锐，各种感觉可以沟通。

告诉凯蒂什么呀。”凯蒂有一股树的香味，当她说我们这就要睡着了的时候，她也有这种香味。

你哼哼唧唧的干什么呀，勒斯特说。^① 等我们到小河沟你还可以看他们的嘛。哪。给你一根吉姆生草^②。他把花递给我。我们穿过栅栏，来到空地上。

“什么呀。”凯蒂说。^③ “你想跟凯蒂说什么呀。是他们叫他出来的吗，威尔许。”

“没法把他圈在屋里。”威尔许说。“他老是闹个没完，他们只好让他出来。他一出来就直奔这儿，朝院门外面张望。”

“你要说什么呀。”凯蒂说。“你以为我放学回来就是过圣诞节了吗。你是这样想的吧。圣诞节是后天。圣诞老公公，班吉。圣诞老公公。来吧，咱们跑回家去暖和暖和。”她拉住我的手，我们穿过了亮晃晃、沙沙响的树叶。我们跑上台阶，离开亮亮的寒冷，走进黑黑的寒冷。毛莱舅舅正把瓶子放回到酒柜里去。他喊凯蒂。凯蒂说，

“把他带到炉火跟前去，威尔许。跟威尔许去吧。”她说。“我一会儿就来。”

我们来到炉火那儿。母亲说，

“他冷不冷，威尔许。”

“一点不冷，太太。”威尔许说。

“给他把大衣和套鞋脱了。”母亲说。“我还得跟你说多少遍，别让他穿着套鞋走到房间里来。”

“是的，太太。”威尔许说。“好，别动了。”他给我脱下套鞋，又来解我的大衣钮扣。凯蒂说，

① 这一段回到“当前”。

② 一种生长在牲口棚附近的带刺的有恶臭的毒草，拉丁学名为“*Datura stramonium*”，开喇叭形的小花。

③ 又回到1900年12月23日，紧接前面一段回忆。

“等一等，威尔许。妈妈，能让他再出去一趟吗。我想让他陪我去。”

“你还是让他留在这儿得了。”毛莱舅舅说。“他今天出去得够多的了。”

“依我说，你们俩最好都呆在家里。”母亲说。“迪尔西说，天越来越冷了。”

“哦，妈妈。”凯蒂说。

“瞎说八道。”毛莱舅舅说。“她在学校里关了一整天了。她需要新鲜空气。快走吧，凯丹斯^①。”

“让他也去吧，妈妈。”凯蒂说。“求求您。您知道他会哭的。”

“那你干吗当他的面提这件事呢。”母亲说。“你干吗进这屋里来呢。就是要给他个因头，让他再来跟我纠缠不清。你今天在外面呆的时间够多的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坐下来陪他玩一会儿吧。”

“让他们去吧，卡罗琳。”毛莱舅舅说。“挨点儿冷对他们也没什么害处。记住了，你自己可别累倒了。”

“我知道。”母亲说。“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怕过圣诞节。没有人知道。我可不是那种精力旺盛能吃苦耐劳的女人。为了杰生^②和孩子们，我真希望我身体能结实些。”

“你一定要多加保重，别为他们的事操劳过度。”毛莱舅舅说。快走吧，你们俩。只是别在外面呆太久了，听见了吗。你妈要担心的”。

是咧，您哪。”凯蒂说。“来吧，班吉。咱们又要出去啰。”她把我把大衣扣子扣好，我们朝门口走去。

“你不给小宝贝穿上套鞋就带他出去吗。”母亲说。“家里乱哄哄人正多的时候，你还想让他得病吗。”

“我忘了。”凯蒂说。“我以为他是穿着的呢。”

① “凯蒂”是小名，正式的名字是“凯丹斯”。

② 康普生先生的名字叫“杰生”，他的二儿子也叫“杰生”。这里指的是康普生先生。

我们又走回来。“你得多动动脑子。”母亲说。别动了。威尔许说。他给我穿上套鞋。“不定哪一天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就得由你们来替他操心了。”现在顿顿脚。威尔许说。“过来跟妈妈亲一亲，班吉明。”

凯蒂把我拉到母亲的椅子前面去，母亲双手捧住我的脸，接着把我搂进怀里。

“我可怜的宝贝儿。”她说。她放开我。“你和威尔许好好照顾他，乖妞儿。”

“是的，您哪。”凯蒂说。我们走出去。凯蒂说，

“你不用去了，威尔许。我来管他一会儿吧。”

“好咧。”威尔许说。“这么冷，出去是没啥意思。”他走开去了，我们在门厅里停住脚步，凯蒂跪下来，用两只胳膊搂住我，把她那张发亮的冻脸贴在我的脸颊上。她有一股树的香味。

“你不是可怜的宝贝儿。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有你的凯蒂呢。你不是有你的凯蒂姐吗。”

你又是嘟哝，又是哼哼，就不能停一会儿吗，勒斯特说。^①你吵个没完，害不害臊。我们经过车房，马车停在那里。马车新换了一只车轱辘。

“现在，你坐到车上去吧，安安静静地坐着，等你妈出来。”迪尔西说。^②她把我推上车去。T:P.拉着缰绳。“我说，我真不明白杰生干吗不去买一辆新的轻便马车。”迪尔西说。“这辆破车迟早会让你坐着坐着就散了架。瞧瞧这些破轱辘。”

母亲走出来了，她边走边把面纱放下来。她拿着几枝花儿。

① 回到“当前”。

② 下面一大段文字，是写班吉看到车房里的旧马车时所引起的有关坐马车的一段回忆。事情发生在1912年。康普生先生已经去世。这一天，康普生太太戴了面纱拿着花去上坟。康普生太太与迪尔西对话中提到的昆丁是个小女孩，不是班吉的大哥(这个昆丁已于1910年自杀)，而是凯蒂的私生女。对话中提到的罗斯库司，是迪尔西的丈夫。

“罗斯库司在哪儿啦。”她说。

“罗斯库司今儿个胳膊举不起来了。”迪尔西说。“T.P.也能赶车，没事儿。”

“我可有点担心。”母亲说。“依我说，你们一星期一次派个人给我赶赶车也应该是办得到的。我的要求不算高嘛，老天爷知道。”

“卡罗琳小姐^①，罗斯库司风湿病犯得很厉害，实在干不了什么活，这您也不是不知道。”迪尔西说。“您就过来上车吧。T.P.赶车的本领跟罗斯库司一样好。”

“我可有点儿担心呢。”母亲说。“再说还带了这个小娃娃。”

迪尔西走上台阶。“您还管他叫小娃娃。”她说。她抓住了母亲的胳膊。“他跟T.P.一般大，已经是小伙子了。快走吧，如果您真的要去的。”

“我真担心呢。”母亲说。她们走下台阶，迪尔西扶母亲上车。“也许还是翻了车对我们大家都好些。”母亲说。

“瞧您说的，您害臊不害臊。”迪尔西说。“您不知道吗，光是一个十八岁的黑小伙儿也没法能让‘小王后’撒腿飞跑。它的年纪比T.P.跟班吉加起来还大。T.P.，你可别把‘小王后’惹火了，你听见没有。要是你赶车不顺卡罗琳小姐的心，我要让罗斯库司好好抽你一顿。他还不是打不动呢。”

“知道了，妈。”T.P.说。

“我总觉得会出点事的。”母亲说。“别哼了，班吉明。”

“给他一枝花拿着。”迪尔西说。“他想要花呢。”她把手伸了进来。

“不要，不要。”母亲说。“你会把花全弄乱的。”

“您拿住了。”迪尔西说。“我抽一枝出来给他。”她给了我一枝花，接着她的手缩回去了。

“快走吧，不然小昆丁看见了也吵着要去了。”迪尔西说。

① 美国南方种植园中的黑女佣，从小带东家的孩子，所以到她们长大结婚后仍然沿用以前的称呼。

“她在哪儿。”母亲说。

“她在屋里跟勒斯特一块儿玩呢。”迪尔西说。“走吧，T.P.，就按罗斯库司教你的那样赶车吧。”

“好咧，妈。”T.P.说。“走起来呀，‘小王后’。”

“小昆丁。”母亲说。“可别让她出来。”

“当然不会的。”迪尔西说。

马车在车道上颠晃、碾轧着前进。“我把小昆丁留在家里真放心不下。”母亲说。“我还是不去算了。T.P.”我们穿过了铁院门，现在车子不再颠了。T.P.用鞭子抽了“小王后”一下。

“我跟你说话呢，T.P.”母亲说。

“那也得让它继续走呀。”T.P.说。“得让它一直醒着，不然就回不到牲口棚去了。”

“你掉头呀。”母亲说。“把小昆丁留在家里我不放心。”

“这儿可没法掉头。”T.P.说。过了一会儿，路面宽一些了。

“这儿总该可以掉头了吧。”母亲说。

“好吧。”T.P.说。我们开始掉头了。

“你当心点，T.P.”母亲说，一面抱紧了我。

“您总得让我掉头呀。”T.P.说。“吁，‘小王后’。”我们停住不动了。

“你要把我们翻出去了。”母亲说。

“那您要我怎么办呢。”T.P.说。

“你那样掉头我可害怕。”母亲说。

“驾，‘小王后’。”T.P.说。我们又往前走了。

“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一走开，迪尔西准会让小昆丁出点事的。”母亲说。“咱们得快点回家。”

“走起来，驾。”T.P.说。他拿鞭子抽“小王后”。

“喂，T.P.”母亲说，死死地抱住了我。我听见“小王后”脚下的得得声，明亮的形体从我们两边平稳地滑过去，它们的影子在